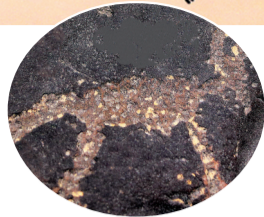




挑灯小语

遇见牛

□ 霜枫酒红



走进大同市博物馆大厅,看到的第一个形象是什么,牛与车。

这当然是大众的视野,专业的名称是《北魏贵胄出行图》。这幅宏大的艺术作品展示的是北魏贵族出行规制、仪仗和场面。

2000年4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城东原雁北师院扩建工地发掘了一批北魏墓葬,其中一座就是著名的宋绍祖墓葬。墓葬出土了陶牛、陶车、仪仗俑等。这些出土文物生动地展示了当年北魏声势浩大的贵族出行场景,同时说明北魏太和元年之前就已出现了官员卤簿制度,车舆规格、式样都有一定的规章可循。

从《北魏贵胄出行图》可以看到北魏贵族出行的标配:鸡冠骑马俑居前,甲骑具装俑殿后,侍俑鞍马扈从,无顶辚车、轸甲车、卷棚车按照前导、传乘、副车、主车的顺序依次排列,组成了较为完整的车舆出行队伍。

从出土的文物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牛的造型。副乘车有彩绘陶牛,牛曲颈伫立,瞪目闭嘴,双角弯曲,肩部上隆,躯体浑圆壮实,全身布满红色网状革带,四腿直立于长方形底座之上。

主车为彩绘陶牛拉轸甲车,也就是说这是王公贵族乘坐的车,出行时处于整个队伍的中间。拉车的牛双目半睁,口微张,后腿弯曲做行走发力状,形象敦实健硕,四蹄分立于长方形底座之上。陶车呈长方体,四隅立角柱,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似轸甲。车厢后部开两扇门,两侧各开两扇窗。

主车和拉车的牛正是大同市博物馆大厅的形象雕塑。

壁画上的系列牛造型与雕塑的牛造型在大同市博物馆大厅给观众来了个第一印象,直冲视网膜——视觉上的牛气、

设计上的牛气、内容上的牛气、符号性的牛气,不能不让观众惊叹,整体造型确实是牛气!

牛是与人类文明紧紧相随的动物,无论是大山里的岩画艺术,还是墓葬里的随葬品,抑或是中世纪以来的艺术创作,都有大量的牛题材作品,“以牛入艺术”是中外艺术的重要传统。因此,我们在博物馆、艺术馆、演出场所、山野,总有机会遇到牛。

曾经不止一次到宁夏的贺兰山看岩画,那些人物形象、动物形象、星体形象等会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岁月失语,惟石能言。”站在人、牛、羊、马、虎、鹿、太阳、月亮等等线条艺术造型汇聚的山野间,这八个字对灵魂的触碰是直接的。

贺兰山岩画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这处“史前人类艺术长廊”主要分布在贺兰山南北长200多公里的贺兰山腹地,在20多个沟口都有分布,岩画数量近2万幅。动物形象以牛、羊、马居多,其次是虎、鹿。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牛对于人类生活、人类文明进程是多么重要。

在安阳殷墟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遇到的不仅有青铜器牛造型“亚长”牛牺尊,还有大量的牛肩胛骨——那上边的文字无疑是超级牛气的艺术。

大批的刻字龟甲和牛肩胛骨陈列在两个著名的博物馆里,展馆还将部分文字梳理展示了其演变历史。在甲骨文中,“牛”字十分形象,寥寥几笔一目了然,用三个分叉表示,左右是弯曲翘起的牛角,中间是牛头。金文的牛字有复杂和简单的两种,复杂的绘出牛头的正面像,简单的则跟甲骨文基本一样。简帛上和小篆的牛字也保持了甲骨文的风格。隶书出现后,牛字的写法就和现在的牛字无异了。

在殷墟遇到的牛艺术品还有牛骨骨

筓。当年古人设计、制作这些骨制品的时候无疑是包含了审美追求的,今人再看这些遗存的时候自然也有艺术的视角。筓是古人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的簪子,商代先民用骨头制作筓。考古人员在殷墟一处制骨作坊发现了大量制作骨筓的半成品、边角料和少量的废品,总重量竟达36吨。商代先民用切割、削、锉、凿、雕刻、打磨等方法处理骨料,完成骨筓的制作。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取料方法、制作工艺,呈现出制作标准化、规模化和较高审美价值的特点,显示了商代制骨手工业水平的高度,也展现了商代先民的审美趣味。

走进黄河边的运城,除了遇到鹳雀楼、普救寺等著名文化地标,还会在古渡口蒲津渡遇到一组盛唐铸铁塑像,铁牛、铁人、铁柱已经成了重要的文化符号。如今展示在地面上的4尊大铁牛每尊高近2米、长约3米、宽约1.3米。每尊铁牛旁各有一铁人,如牧策牛,长相差别明显,为4个民族,有男有女。铁牛为唐朝开元年间所铸,故又被称为开元铁牛。铁牛原是用来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建。元代蒲津浮桥被毁,铁牛就成了“镇河铁牛”。

随着黄河的变迁,铁牛渐渐为泥沙覆盖。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铁牛陷入黄河以下2米深的河滩。1989年,铁牛打捞上岸。告别实用性,开元铁牛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凸显,甚至成了人们的打卡地。

今天,在艺术馆里遇到牛的机会就更多了,从画家的作品到书法家的书迹,到雕塑家的创作等等。在街头,也有机会遇到牛,像很多城市商业界上的彩绘雕塑牛,像深圳的开荒牛,像纽约华尔街的铜牛。迎来又一个牛年,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牛气。

《Never Let Me Go》 用爱拨开寒冬

还记得那个在《小时代》系列中出挑的郭采洁吗?那个说话嗲嗲的,眉眼间顾盼闪烁,同时略显做作、实为患有颜面失调症的女孩儿吗?2021年立春之日,本为音乐人的她,重返音乐星球,带着《Vol.13-1986数羊》专辑中的第二首单曲《Never Let Me Go》,用爱拨开寒冬,进入她的电子东方梦。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Never Let Me Go》中引用了清代诗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这句经典诗词,借由张潮的东方浪漫主义,表达着一种爱情观念的归宿:爱与被爱的双方,永远都身处在一场相互较量的游戏中。

歌曲创作的另一个灵感概念,则是来自于伍迪艾伦电影《解构爱情狂》中那个失焦的男人。Mel在拍摄现场的突然“失焦”,让他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这是对自我生活摧毁、解构又重组的过程,是一次对生活的破坏,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东方哲学的隐逸之美,遇上被解构的“失焦的爱”,“幽梦”诗化身爱的失焦者,穿越进电子节奏中,全曲的主题也拉开了:绝对的拥有意味着必然的失去。

如同《幽梦影》是张潮的清言随笔小品,《解构爱情狂》是伍迪艾伦的自传式表达。与其称《Vol.13-1986数羊》为郭采洁的一张音乐专辑,更不如说它像是一部属于郭采洁个人的小品选集。所有的创作内容,都来自她的生活絮语和日常灵感漫游。

正是琐碎的生活拼凑起了生命里那些不凡的体验。如同专辑中的第一首《NaKuNa》中的那句不要哭,可以让一个人破涕和解。如同《幽梦影》中的“花不能无蝶”,一语道出的东方情调。如同此刻的这句“Never Let Me Go”,引发出爱的潮汐引力。一句话、一朵花、一只蝴蝶,这些日常的物件,浸透了创作者的生活观,形成了流转的生命感悟。

寒冬即将消融,春天就要到来,在万物醒来的时候,Never Let Her Go。 王易



《吉祥如意》:聚散再无厚重

乍看之下,《吉祥如意》这部电影不就跟煎饼侠一样吗,讲述了大鹏拍摄吉祥这部短片的前因后果。这是一部关于拍电影的电影。然而不管是吉祥这个短片的故事,还是拍摄这个短片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整个电影中只有一个角色是请演员来扮演,其他人不是大鹏真实的亲人就是大鹏团队中的工作人员。

这整个电影更像是一场试验。大鹏本来只是打算拍摄下自己姥姥新年中的一天,却没想到因为一个意外,计划被全盘打乱。索性听天由命,任由整件事自然地推进。大鹏突然想到如果请一个演员来扮演自己多年不肯回家的表亲,让她与自己的亲戚们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问出什么真正的表亲问不出的话来。这不就是一个大型街头社会学实验吗,这或许就是大鹏拍摄这个短片,并记录下台前幕后一切的动机。也就是他说的,拍下的都是天意。

看罢吉祥这个短片,以及幕后的纪录,笔者觉得在这整个故事中,最投入的就是那唯一的演员。她的表现像极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在面对故事中这件事时想

象自己会有反应。然而这个演员的表现,跟她所饰演的大鹏真实的表亲的反应,真是天差地别,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甚至笔者有一种,这个演员才是他们的家人,而他的表亲反而是一个局外人的错觉。这大概就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原生家庭之痛,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样一个电影试验,就像是一个大型真人秀企划,影片只是如实记录下这个企划的执行。这样的创意,这几年在日本特别多,如山田孝之的戛纳电影节,虚虚实实,难分真假。

这件真实发生在大鹏家人身上的事,抛出了不少尖锐的话题,从影片中也能看到,其中一场争执差点演变成武斗。比起别告诉她,这部吉祥才是真实的中国家庭,尤其是传统大家庭的写照。别告诉她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娱乐西方人的猎奇之作。从大鹏这家人的困境,笔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大家族正在经历的问题。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就是,维系一大家子亲情的不是血缘关系,可能只是尚未离世的老辈子们。一旦老人们离去,家族可能就散伙了,再也无法像

以前一样凝聚在一起,毕竟大家不再有共同的牵挂。老一辈兄弟姐妹成群尚且如此,作为独生子女的晚辈们,在少子化这个大背景下出生的晚辈们,他们的家族观或许会更淡薄。伴随老辈子离去而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亲兄弟姐妹有困难,其他人有没有责任去帮忙。前面提到的争执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老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然则人各有志,又怎能强求大家心往一处想呢。

家族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老人们非常重视亲缘血脉,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心的解放,很多老观念都开始渐渐淡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事和家族的事呢,这部影片也很遗憾地没有得到答案。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家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或许以后会常回来看看,但凝聚力已经荡然无存,再要齐聚一堂很难。团圆,团聚,始终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再延伸一点,岂止是家族,任何集体、团队、伙伴都会面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件事。

时光王

